



夜航船

■孙道荣

味觉很有趣,它喜欢尝新,却也最恋旧。

我不是美食家,但若有人告诉我,哪里有什么好吃的,没吃过的,不一样味道的,我必要想着法子去尝一尝。不管它们藏在哪个角落,味觉指引着我,让我总能准确地找到它们。

尝新是味觉的天性。恐怕只有极守旧的人,才会抗拒新的味觉。新的味道,犹如新春冒出的最嫩的芽,让人心动,让人着迷,让人无法拒绝。新的味道,你尝过了,品过了,爱上了,它就在你的知觉里,打上了烙印,深深地刻进你的记忆。下次再尝到,即如故人邂逅,喜不能禁。去过的地方,看过的风景,见过一面的人,你都可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忘,甚至彻底遗忘,但是,你尝过的味道,尤其是那种曾经征服过你的味道,哪怕只尝过一次,你便再也不能忘怀。味道也许就是一种基因,舌头只要触碰过,便镌刻了进去,从此成为味蕾的一部分,也成了你的一部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小时候的味道,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从一个人断奶的那一天开始,你的味觉便开启了尝新之旅。每一个

无论你离家乡多远,一盘家乡菜,就能将你带回故乡。味觉就是那位在前方引领我们的“神”。

味觉引领我们回家

入口之物,皆带着全新的味道,全新的体验。据说,一个人三岁之前的记忆,都会丧失,谁抱过你,谁亲过你的额头,谁哄过你睡觉,谁打过你的小屁股,谁给过你一块糖……你统统会忘掉。但是,你尝过的味道,却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不是你的记忆力忽然变好了,而是味觉帮了你,它替你记住了,味觉一定拥有着强大的芯片,把你尝过的每一种味道,都自动存档,随时供你检索,回味。据传朱元璋当年在我的家乡和州府避难,曾经受过一户人家施舍的一碗粥,那是一碗救命粥。若干年之后,朱做了皇帝,尝尽人间美食,却常常食不甘味。有一次老朱微服私访,机缘巧合,再次尝到了那碗粥的味道,顿觉味蕾爆裂,五脏俱服。虽然那其实就是一碗普普通通的农家粥,但却是老朱落魄时吃到的救命粥,粥的味道,就是活着的味道,就是活下去的希望呢,怎么会遗忘,又怎么敢遗忘?

一个人年岁愈长,离乡愈久,对小时候的味道,家乡的味道,就愈是思念。一道来自故乡的小炒,甚或是一盘小菜,就可能帮他解了乡愁。我一位发小,中学之后,就离开了家乡,

后来又定居了国外。一次他回乡省亲,我们一帮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在市里最好的一家粤菜馆为他接风,那可是我的家乡人招待客人最高的规格。奇怪的是,发小却没怎么动筷子,似乎没什么胃口(后来才知道,他在国外自己开了一家粤菜馆,想必是吃腻了吧)。最后上米饭时,服务员照例给我们端上了一小叠下饭的烂咸菜,这算是这家粤菜馆唯一的本地菜。那位发小,只尝了一口,便拍着大腿,眼泛泪花,连呼“对了,对了,就是这个味道!”与大多数人一样,小时候他家也很穷,经常吃的就是这个烂咸菜。一碟烂咸菜,把一个离乡几十年的人,一下子揽进了家乡的怀抱,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家的感觉。

无论你离家乡多远,一盘家乡菜,就能将你带回故乡。味觉就是那位在前方引领我们的“神”。我寄居的杭州,有一位老板,在北京做生意。每个周末,他必从北京打飞的回一趟杭州,陪80多岁的老母亲吃一顿晚饭,在家住一晚,第二天一早再飞回去忙公务。他亲自跟我说过,人家只道他孝顺,是怕老母亲孤单,才一次次不辞劳苦地回来陪陪老人家,他

说,这确是一个原因,但他还有一个“私心”——尝一口老母亲亲手做的饭菜。他在北京有专职厨师,厨艺很高,但似乎总少了一些什么,对,就是妈妈的味道。

我们都是吃着妈妈做的饭菜长大的,妈妈做的家常菜,那就是妈妈的味道,家的味道,小时候的味道,那也是最浓郁的故乡的味道。无论你走得多远,它永远牵引着你,记挂着你。如果你是在遥远的异乡讨生活,一道家乡菜,就能帮你找到回家的路。

你的味觉永不会迷路,它在任何时候,都会引领着你,回家!一块巴掌大的荫凉,也是宝贵的呢!



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

风景独好

■木瓜

我站在沙漠里,在等风吹来,我想看着沙粒滚动、跳跃、奔跑,看着沙浪向前滑动、推进,看着沙的颜色在光的作用下不断地变幻——

我们在沙坡头冲浪

考斯特行驶在沙漠公路,跟随着太阳,一路向西,开了二十来分钟,也许是更长的时间,沿途所见,皆是绵绵沙丘和漫漫的黄沙滚滚。我似乎感觉到了沙漠的深处,司机臧师傅回过头来说,这儿是沙坡头,是腾格里大沙漠的边缘地带。

酒店的大门极其简朴,没能让人看出来这酒店的价值所在。一堵泥墙上,写着两个英语单词,一是Hotel,字写得很小,但很规矩,另一个书写潦草的Tengol龙飞凤舞,将Hotel包裹在了里面。我问了一旁的保安,这字母怎么翻译,他没回答上来,还是前台的小姐姐告诉我,这是蒙古语“腾格里”的读音。

卸下沉重的行囊,把沙漠风尘关在心门之外。那天下午,我只想待在酒店里,原因很简单,酒店本身就是一道非常完美的风景。

Tengol沙漠度假酒店,设计风格很有新意,主色调是统一的土黄色,20栋建筑,形态各不相同,高低错落,巷道纵横交织其间,外观粗犷,犹如自然生长一般。酒店有百多间客房,选用了一些收藏级家具、地毯,装饰简洁明快,给客人提供了一个遥远而奇妙的造梦之所。

乍一看,好像走错了国度,来到了北非摩洛哥的夯土古寨,眼前的景象宛如《一千零一夜》传说的重现。一圈走下来,发现了设计师的智慧所在与匠心独具,一波波阿拉伯文化元素,一堆堆西撒哈拉“风吹土楼,沙浸夯土”

的建筑场景,仿佛在细说在讲述沙漠中古老的故事。听说,酒店的主人是浙江温州人,年轻,留过洋,思路敏锐前卫。几棵树、几丛草、几株葡萄的种植位置,也都十分讲究,真的好有创意。整座酒店弥漫着浓郁的异域风情和艺术气息,让人在神秘、迷惘、怀旧的氛围里,慢慢地沉沦、陶醉。

有一阵子,我静静地坐在房间里,默不作声,喝着咖啡,看着飘忽不定的风景,来上一段对于沙漠自由的极致的想象,任阳光落成晚霞。窗外是一条窄窄的巷子,西坠的日光正好从那溜了进来,屋子里被照得通亮,我与蓝天、沙漠的距离一下子被拉得很近,近在咫尺。也不知是怎么搞的,此时的我突然想起了三毛,想起了她的《撒哈拉的故事》。

Tengol酒店的四周只有沙漠。日落时分的大漠,抢走了白天的所有风头。我与夕阳一起在沙漠里行走,把身心交给了风沙,脚下的每一步都能感知沙丘的起伏与移动。翻过一道道沙梁,越过日暮时的浪漫时光,让霞光晚照拥抱内心最深处的童真与温柔。

夜幕降临,户外正在进行一项活动——“夜探星河”。清夜无尘,秋凉如水,仰望清冷深邃的天空,一弯新月高挂,婉约如眉,夜色摇晃,繁星流动,听着晚风吹过沙丘发出阵阵声响,听着酒店那位略知天文星象的小哥哥的讲述。北极星,找到了它,就能确定我们所处的纬度。紫微星,被称为“帝王

之星”。文曲星,是为了辅佐紫微星而存在。牛郎星与织女星,相距16光年,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喜鹊搭桥,他们也只能隔着银河遥遥相望……“哇,看流星”,是一个小男孩激动的声音。一道光亮从眼前闪过,划破了沙漠寂静的夜空,流星陨落,唤醒了儿时某个时点的幻想,去月亮看嫦娥,去银河看一看用神奇的丝,织出层层叠叠云彩的姑娘。

10月11日,九点,沙坡头。景区内人头攒动,只因熊猫专列的到来,一时间上千游客一起涌向了沙漠。沙坡头,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沙漠生态自然保护区,它北接腾格里沙漠,南临黄河,总面积4599.3公顷。

王观景点,是整个景区最佳观景处。江山如画,分外壮丽。山,香山,绵延百公里,无数峰峦远近间。水,一条大河波浪宽,两岸风光旖旎,江南是无遮拦的广袤绿洲,江北是无边无垠的荒漠万顷,黄河之水奔腾向东,在这片冲积平原上,走出了一个大大的几字形湾。大漠、河流、高山、绿洲,眼前的画面,开阔明亮,意境雄浑,蕴含着无尽的诗意与浪漫。一旁有石碑,上刻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在沙漠中行走了十多分钟,来到动感地带。沙漠冲浪,以惊险、刺激著称。第一次参与这项年轻人的运动,心中不免有些忐忑。那是一辆大马力的越野卡车,简易的顶棚,迷彩的车身,全景、无窗、透风,没有视线阻隔。

伴随着冲浪车的马达声响起,为时一个小时的沙漠旅行开始了。

茫茫大漠,前方没有坦途,只有沙丘的连绵不绝和惊心动魄的一轮又一轮的震撼。越野车在沙漠中疾驰,在沙丘间穿梭,在沙峰沙谷间滑行、飘移,一路扬尘,一路惊艳。冲浪,一会儿沿沙丘从下而上冲向沙梁的顶峰,此时的车身几乎竖直;一会儿做自由落体运动,来一段接近直角向下栽的视觉冲击,上下之间随时都有失重感的感官刺激。俯冲、攀爬、穿越,每一次起落,都能带来心跳节拍的加速。据介绍,沙坡头的局部沙丘,最大坡度甚至可以达到75度,最大落差有十多米,他们说这是一项冒险家的游戏。

一番折腾后,得让那颗驿动的心有平缓调整的空间。中途,车子停在一个大沙窝里,这片区域的沙丘有着丰富多样的“表情”,新月形、波浪状、垄状,这里是沙坡头景区最美最感人的那一部分。谁都不愿放弃眼前的风景迷人。我站在沙漠里,在等风吹来,我想看着沙粒滚动、跳跃、奔跑,看着沙浪向前滑动、推进,看着沙的颜色在光的作用下不断地变幻。

沙谷中,从花棒的出现,拯救了我所有旅途的疲惫,它顽强的生命力,是不可多得的奇特景观。我暗自感慨生命的伟大和大自然的神奇。

在我的身后,是一长串脚印,是留在沙丘上放大的脚印,深深浅浅,歪歪扭扭,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走得如此艰难。

闲坐烹茗

■赵昱一

今天,当我亲身经历了桃花潭的美丽,听闻了动人的传说之后,终于明白李白的诗歌之所以能千古传唱的道理了。

一封邀请书引出的千古美谈

广射斗”“共登云梯”门额,颇为壮观。阁楼内,文昌帝君慈颜善眉,正中悬挂“天开文运”金匾。从文昌阁往南,是翟氏祠堂,始建于明代中期,规模宏大,被誉为中华第一祠,这里是翟氏家族的宗祠,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万历皇帝特赐“忠孝堂”红底金字木匾,以表彰翟国儒大将军忠诚和对国家的贡献。

南阳古镇,始建于唐代,保留了徽派建筑特色。鹅卵石铺成的路面,房屋大多青砖砌墙,斑驳脱落的墙面,是岁月沧桑的印记。沿街店铺一家挨着一家,以宣纸、竹器、火腿、白酒等当地特产为主,老人们坐在门口,打量着来往的行人,神色安详,而那深深的巷子,和光滑的青石板,似乎在说着悠长悠长的故事,仿佛时光在这里凝固。

老街尽头,是诗人汪伦别业居。汪伦,字文焕,一字凤林,歙县黟县(今安徽省黄山市黟县)人,唐开元间任泾县令。唐玄宗年间,汪伦听说李白旅居在南陵叔父李冰阳家,欣喜万分,遂修书,

欲邀李白前来,“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酒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欣然受邀,汪伦据实告知,桃花者,实为潭名,万家者,乃店主姓万。李白没有不悦,反而喜欢上了这个桃花潭。据当地流传,李白在汪伦别业居中居住达半年之久,临别时,汪伦在别业居踏歌古岸阁上设宴为李白饯行,并赠送桃花潭酒十坛,骏马八匹,官锦十段,和村民踏歌相送。李白被汪伦的盛意感动,作《赠汪伦》诗一首,汪伦也因而名留千古,妇孺皆知。

汪伦别业居内,有踏歌岸阁上下两层,站在二楼的窗口,桃花潭尽收眼底,清澈的江水缓缓流动,西岸,一个方圆几公里的徽派建筑群,粉墙灰瓦,错落叠层,犹如一颗镶嵌在青弋江上游的璀璨明珠。阁楼靠墙处放着几个酒坛,意为昔日两人曾在此饮酒饯别,踏歌相送。

在东园古渡坐渡船,五六分钟就登上西岸,一抬头便见高高耸立在岸边的西岸古门楼。穿门楼而过,来到

万村。明清两朝时的万村店铺林立,商业繁荣,曾是商贾云集之地。万家酒店遗址位于小巷中。门口有李白举杯豪饮的塑像,李白和汪伦在此诗酒唱和,吟诗作对。从怀仙阁上眺望对岸的踏歌岸阁,又是另一番景象,青弋江大桥清晰可见,群山环绕下的古村落,炊烟袅袅,在江面投下重重倒影,山光水色,如诗如画。怀仙阁隔桃花潭与踏歌岸阁遥相对应,连接桃花潭两岸往来的“东园古渡”,是通向外面世界的重要口岸。

少年时读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脑海里想的,李白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诗人,桃花潭必定是类似于一个小池塘,是一个噱头,虚构多于现实,不会有多大的动静。而且,从来没有去考究桃花潭的身世,以及地址在哪里。今天,当我亲身经历了桃花潭的美丽,听闻了动人的传说之后,终于明白李白的诗歌之所以能千古传唱的道理了。

湘湖诗会

■潘开宇

在衙前
官河流过了千年的光阴

从浙东运河商贸流通的繁华
到红色农运的发祥
从古韵官河,到农运先声
舟楫淌过的绿水青山里
有沧桑的流年,和古今风云变幻

伴远山苍翠
伴白鹭翩跹长空
河道或宽或窄
如河水或奔腾或沉静

碧云斜阳外
我在埠头击水而歌
万柳亭人来人往
截取一段古老的往事
一片风景
放入如歌的行板

在云朵里穿行(外一首)

■杜群智

我穿行在云里,试着遇见造化
伸手抓住一片云
握在手心,又轻轻吹走
云就在我的脚下,身边
也在大山的脊背
云像是天空调皮的女儿
嬉闹着拉扯着同伴
就渐渐铺满整个山间
远方,在黧黑与葱绿萦绕
和云相接的地方
天边有一点蓝光伸进
一个曼妙的身姿正在飞舞舞动
我在云间栖息冥想
在一片白茫茫中寻找自己
抬头看,一轮白日挂在天的尽头
用手向上托起
转动起心的温暖

坚硬石头爬满了树

我无法描述天空的蓝
这种蓝藏着十三种不同的层次
超越了一切人为的调色
往下看,是天山相交处摇曳的云朵
是那树,排排列列悬浮在山中
脚踏着石头,慢慢延伸到漫山遍野
直到在石头上爬满
混合着周边的十八般草色
连接着绕峡谷转圜的河流
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照过
把草原的脊背慢慢照亮
回望眼眸内的整片大地
唯有深灰色的石头
告诉我什么是坚毅而不屈服

湘湖新苗

给冬天的一封信

亲爱的冬爷爷:
您好!

下午,我站在窗前,看着那黄灿灿的银杏树叶,看着那光秃秃的梧桐树枝,让我不禁想起了以前的冬天。

记得母亲曾经说过,在他们的孩提时代,您是很神奇的,能够把那沉重的水滴变成一朵朵在空中飘荡的白色花朵,就像是上天派来的冬的精灵。那时,一朵朵雪花缓缓飘落,这漫天飞舞的雪花,好似羽毛轻轻洒落,它们在天空中翩翩起舞,像烟雾一样轻盈,如柳絮一样轻柔,飘在脸上不一会儿就消失不见;而落在广阔的大地上,像是给大地盖上了一床厚厚的棉被,人们走在“棉被”上,留下一串串脚印,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有时雪花还会调皮地钻进人们的雨靴里。

您知道的,我讨厌下雨天,喜欢下雪天。你什么时候,再把那沉重的水滴变成一朵朵在空中飘荡的白色花朵?这样,我们就可以用雪堆雪人,我们可以在雪地上打雪仗……

记忆里的冬天,似乎就定格在很久很久以前,那冬日子里面灿烂而温暖的阳光,不知道多久没有照射在这个愈发现代化的世界里。

现在气候越发变暖,哪怕已入深秋初冬,却依然没有您的身影。衣柜里面的新冬衣已是落满了灰尘了,我要等到你回来的时候,穿上它来迎接您。

期待您的到来,亲爱的冬爷爷!

您的好朋友:方晨昱